

復活

六幕劇

作原泰斯爾
譯改漢



第一幕 莫斯科一監獄

許多女犯擁擠在一間長方形的獄室裏，有的睡着，有的胡亂躺着，有的坐着編物，有的縫着衣，裳，有的默坐着出神，有的虔敬地在基督像前默禱，有的扶着鐵檻與外面男囚或看守們講話，有的在監房裏走來走去。一位拖着兩條小辮兒的小姑娘似的女人，有着一對南俄天空似的蔚藍色的眼睛，她犯的是「毒夫」的罪判了流刑，但事實上她現在是和她丈夫好得分不開，她一面編東西，一面幽怨地唱着，她的聲音是那麼清圓，好像春日田野間的雲雀。她的歌是這樣的：

我怎能不恨你，

那樣胡里胡塗地嫁了你。

我怎能不愛你？

你竟是那樣寶貝着你的妻？

你割麥子我給你捆桿兒

你的衣服髒了我給你洗

咱們頭上流着汗珠兒

心裏却是這樣的歡喜

咱們倆像就一個人似的

誰把咱們折得一個東來一個西

雪地冰天怨別離

（唱到這兒鄰室有人說話）

鄰室青年的聲音 怨什麼怨別離怨什麼別離，咱們英勇地和折散我們的傢伙們戰鬥

到底吧。

費道沙 咦誰在說話？

火洛夏夫加 還不是那位波蘭的孩子——羅晉斯基。

活

復

費道沙 這幾個波蘭人真有趣，聽說他們要判很重的罪。每天還祇聽見他們唱唱鬧鬧

的。讓我打一個電話給他。（她拍着左邊的獄壁。）

（那面有人響應）

鄰室青年的聲音 （低聲地）喂！有香烟沒有？

費道沙 沒有。她回來了或許會有的。（很焦急地望望外面。）可是怪得很，怎麼她還不轉來啊？

科拉布柳瓦 （正戴着眼鏡在縫衣）你說誰啊？

費道沙 我說瑪絲洛娃。（她和瑪絲洛娃非常要好。幾乎把愛護她當作自己的責任。）

梅尼淑瓦 （她是瑪絲洛娃最稱讚的一位老婦人，一位賢母，她母子都被入獄，以放火罪入獄的，

她也很關心瑪絲洛娃）對哪，那麼早送法院，到這時候還不轉來，是怎麼回事啊？

科拉布柳瓦 （老練地）哼，你這樣望她轉來，莫非這兒有什麼好麼？

紅髮婦人 我起先真當這兒有什麼好呢。往常沒有東西吃，沒有地方住的時候，老聽得

人家說，不如犯點什麼事去坐監吧。現在纔曉得監的味兒了。以後就是凍死餓死也別上這兒來了。

科拉布柳瓦 哼，纔坐一個月就不耐煩了嗎？你的日子還長着哩。

米凱洛佛斯卡雅 （手扶着鐵檻對火說）你這樣看不起這兒，那邊國事犯都說「這年頭監獄就是咱們最好的家」呢。

火洛夏夫加 是嗎？

費道沙 （她不甚關心她們的話依然很焦灼地）真是，喀瞿沙怎麼啦？這次過堂該不會有什麼事吧？

科拉布柳瓦 你放心，沒有事的。誰都曉得她沒有什麼罪。那完全是人家誣賴她的。也許這時候她已經給放出去了哩。

梅尼淑瓦 對哪，一定是這樣的！

費道沙 可是她還有一件襯衣在我這兒啊。

科拉布柳瓦 你收着吧。她「脫梢」了。還來問你討襯衣嗎？說不定她還要送東西給你

哩。

紅髮婦人 （很羨慕地）一定的。你不是同瑪絲洛娃姑娘那樣要好的嗎？

費道沙 對哪。我們倆也不知什麼緣，一見了就要好。

肺病女 （咳嗽着對費）福列稚嘉，請你倒點兒水給我喝。

費道沙 好。（急替她倒水）

蘇尼亞 （孕婦也站在櫥邊）真是，瑪絲洛娃姑娘做人真好，老愛幫人家做事情，有東西

也肯分給我們吃，誰會想到她是窩子裏的哩？

米凱諾佛斯卡雅 （她老在那三步半的地方走來走去的忽然停步）怎麼今天送法院的那

位姑娘是窩子裏的嗎？

蘇尼亞 怎麼不是？

米凱諾佛斯卡雅 她還會說法國話哩。怎麼會是窩子裏的姑娘？她怎麼到窩子裏去的？

蘇尼亞 (指費道沙) 你問她好哪。她都曉得。

費道沙 我也曉得不大清楚。因為她說她要把她過去的事全忘掉，有時候沒有法子排解，她就拚命地喝酒抽煙。

梅尼淑瓦 哦，難怪了。我正想一個女人怎麼會那樣歡喜煙酒的？

費道沙 我也曾經問過她，她祇告訴我她是一個給人家守莊子的吉卜西女人的私生女兒。她的媽生過五個孩子全餓死了，生下她來沒有人管，也幾乎和她的哥哥姐姐們一個樣兒哩。

蘇尼亞 那她怎麼能帶大的呢？

費道沙 那是給她東家看見了，可憐她，給她娘許多錢哪，衣服哪，吃了東西纔帶大的。
(有的女人們愛聽故事的，就聚攏來了。『哦。』)

費道沙 後來不是長成了那麼一個漂亮的姑娘嗎？她的東家們就爭着來教育她。她的東家是兩位沒有出嫁的老小姐，妹妹是一位腦筋很新的，因為自己沒有孩子就把

她當做義女似的看待，教她念書識字，平常沒有事就叫她念小說給她們聽。還教他念法文哩。咱們俄國有身份的小姐太太們不是都愛說幾句法國的話嗎？可是那位姐姐反對她妹妹的主張，說窮孩子叫她像個窮孩子得了，學了法文有什麼用？還不如叫她做慣粗活，將來嫁給一個做工的種田的小子，還可以幫幫人家呢。

科拉布柳瓦 你說她這不對嗎？我說這纔是懂得世情的話。

梅尼淑瓦 道理也是有道理的……

費道沙 那樣喀瞿沙就給他們教成了這麼一個人了，一半兒是小姐，一半兒是大姐。

（大家笑了）

蘇尼亞 那是怎麼說？

費道沙 那是說她又會念書，又會做活。

蘇尼亞 後來可是嫁了一個窮小子了？

費道沙 嫁給了一個窮小子也許就好了。誰知很不幸的，她給一位年輕的公爵爺愛上

了。那位公爵爺也趕到前線去，火車經過那兒，他的姑母們特別請他下來住幾天的，這一住可就住出事兒來了。

大家 爲什麼？

費道沙 那位公爵爺不像從前那麼老實了。在他住在那兒的最後一天晚上，就逼着喀瞿沙順了他了……第二天早上，給了喀瞿沙一百個盧布，他可就走了！

大家 他就那樣走了？

科拉布柳瓦 這有什麼稀奇？誰還當真和一個做大姐的結親嗎？

蘇尼亞 難道喀瞿沙就不去找他了？

費道沙 後來那公爵爺從前線回來，火車又經過那兒的時候，喀瞿沙也趕着去找過他的。可是那位公爵睜也沒睜她，火車就開走了。

梅尼淑瓦 啊呀，這個人真沒良心啊！

米凱諾佛斯卡雅 他不睬我，我也不睬他得了。那有什麼關係？

費道沙 男人自然沒有關係，女人的關係可就大了。那時候喀瞿沙肚皮裏已經有了小孩子了。她又不好對人家說，祇好忍聲吞聲地拚命地把肚皮細得緊緊的，可是那有什麼用呢？孩子還是一天天大起來，自己呢，東西也懶得吃了，事情也懶得做了。胸口常常作嘔，脾氣也比從前大起來了。女東家們說她不好，她在氣頭上，就駁她們的回，東家們也注意到喀瞿沙這孩子不是以前的她了。

大家 那麼，後來呢？

費道沙 後來嗎？後來可不就給她們東家趕出來了？

大家 那她怎麼辦呢？

費道沙 一個女孩子有什麼辦法？她們東家給了她二十七個盧布，算是工錢，合那位公爵爺給她的一共一百二十七個盧布。她帶了這一點點錢，就這兒那兒的去做工，這兒那兒的都碰了釘子；男的都想拿她取樂，女的都想拿她賣錢，好容易生了一個孩子，沒有幾天就死掉了，幾個錢也給那個產婆騙完了。沒有法子，祇好再去做工，最後

給一個窰子裏的老板娘騙了，就落在火坑裏面去了。

米 她是念過書的人，就該想法子從火坑裏面跳出來啊。

費道沙 跳出來？這個火坑是跳進來很容易，跳出去很難的。她和她的一個同伴跳了三
年還沒有跳出來呢。

蘇尼亞 那麼這一趟怎麼到這兒來的呢？

費道沙 這一趟的事你問她（指科拉布柳瓦）吧。她問得很詳細。

科布拉柳瓦 這趟是這樣的。（她把縫着的衣放下來，把眼鏡取下揩乾淨）有一個在西伯

利亞做生意的客人叫斯美利苛夫的，住在孟立斯達尼亞旅館。他託旅館裏的茶房去叫姑娘，碰巧就叫了瑪絲洛娃，這個人仗着幾分酒鬧得很厲害。瑪絲洛娃很討厭他，敷衍了他一陣子就回來睡了。那位客人又跟到院子裏來，鬧着叫姊妹們喝酒。她想不招待吧，老板娘的命令有什麼法子呢？但是那客人身上的錢已經用完了，和院子裏又沒有交情，就叫瑪斯洛娃拿他的鑰匙上旅館裏去取錢。她走進那客人的房

間裏

蘇尼亞 她是獨自一個進去的嗎？

科拉布柳瓦 不，她叫一個男茶房叫西蒙加爾丁欽的，和一個女用人波底可瓦領着進去的，她們走進那客人的房間裏，從皮篋子裏取了四十盧布，回到院子裏交給了那位客人。那客人開了一頓，怎麼樣也不肯放瑪絲洛娃，又帶她同到旅館裏去。她又有什麼法子說不去呢？她抽個空出來對茶房說：「我實在累了，想法子讓我回去吧。」茶房說：「我們也拿起他沒有辦法，正想讓他吃一點點安眠藥呢。祇要他睡着了，你就不可以回去了嗎？」瑪絲洛娃說：「好。」茶房就給了她一包藥，她進房間裏一看，那位客人正倒在屏風後面叫她拿酒來。她就從桌上的瓶子裏倒了兩杯香檳酒，給客人喝的那一杯裏面，給擺上了一點藥。

蘇尼亞 那位客人喝了沒有？

科 喝了。

蘇尼亞 睡着了沒有？

科 睡着了，再也不醒了。

米 爲什麼？

科 因爲那是毒藥啊。

米 瑪絲洛娃姑娘爲什麼給他毒藥吃呢？

科 拉布柳瓦 她不曉得啊。曉得是毒藥就不會給他吃了。

梅尼淑瓦 對哪。我看這完全是那茶房鬧的鬼。

科 拉布柳瓦 可不是？全是那茶房和女用人鬧的鬼。他們是藉瑪絲洛娃的手謀財害命

的。所以後來那客人的朋友一查斯美利苛夫的皮包纔曉得有二千六百盧布不見了。這是給西蒙和波底可瓦偷去分了贓的。第二天波底可瓦就在莫斯科地方商業銀行存了一千八百盧布。但是他們不承認是偷得那客人的，說是歷年薪水積下來的。你相信一個當女用人的會積得這麼些錢麼？他們把責任都推在瑪絲洛娃身上。

他們咬定斯美利苛夫是瑪絲洛娃毒死的。錢也是她偷的。這樣喀瞿沙就和那茶房女用人一起被抓進來吃官司了。

蘇尼亞 啊呀，真是和我一樣的黑天冤枉！

米 喀瞿沙真是可憐，盡遇着這些倒霉的事。

梅尼淑瓦 不過祇要是有好心的律師再碰着明白一點的法官一定沒有事的。說不定真

像你（對科拉布柳瓦）說的，這時候她已經放出去了呢。

蘇尼亞 放出去了又怎樣？還不是過的那樣的日子。

米 你們別替瑪絲洛娃太安心了。我看她說不定還是要轉來的。別說她親手擺的藥人家也栽誣得上，就是完全說不上的，也不知有多少人吃着官司，這年頭有什麼黑白？

梅尼淑瓦 你的話一點也不錯。瞧我們這兒誰不是這樣的？

蘇尼亞 老太太，你是什麼案子進來的？

梅尼淑瓦 我真是黑天冤枉。我的兒媳婦給一個開酒店的老板奸騙了，我的兒子氣極

了，跑去和他理論，反而被他打得頭破血流，我們娘兒倆怎麼甘心呢？誰知這個混帳東西，因為想得保險，自己把自己房子燒掉了，反誣我們放火。把我們母子都抓進來了。

費道沙（從檻邊） 啊呀，瑪絲洛娃回來了？

（憲兵把瑪絲洛娃解來交給看守，看守來開鎖。瑪絲洛娃走進來。）

科拉布柳瓦 啊呀，怎麼回來了？我當你一定脫梢了呢。

瑪絲洛娃

.....

科拉布柳瓦 這樣看起來，你判了罪了。（她取下眼鏡，把自己縫的衣服放在牀下。）

米 我們都猜你也許放出去了，還想拜託你送點錢哪東西進來。……可是你又轉來了，

莫非我們都猜錯了嗎？

費道沙（很同情地充滿着憂慮地） 剛纔還同大家談起你的事。科拉布柳瓦都猜你不

轉來了。真是你判了罪嗎？

瑪絲洛娃

……（從科拉布柳瓦那邊走到自己原坐的地方）

費道沙

（站起來走近瑪絲洛娃）沒有吃過東西嗎？

瑪絲洛娃

……（把麵包丟在枕邊，脫去滿了灰塵的上衣，又從黑色鬚髮的頭上取下圍巾，坐

下來）

（在床邊和男孩子玩着的老太婆也走來搖着頭嘖嘖慨歎。）

（男孩子跑來很天真望着他。）

（瑪絲洛娃看了大家這樣同情的眼睛，忍不住哇地哭了。）

科拉布柳瓦

所以我不是那樣勸你請一個好的律師嗎？……真是判了罪嗎？

瑪絲洛娃

（想回答可是回答不出來，啜泣着從麵包中間取出香烟盒子交給科拉布柳瓦）……

……

科拉布柳瓦

（搖搖頭。從盒子裏取出一枝香烟，起身從燭上點燃，深深地吸了一口交給瑪絲洛

娃。）……

瑪絲洛娃 (還是啜泣着。一面很貪急地連吸數口，吐出烟來。悲憤地) 可不是判了罪！

科拉布柳瓦 (恨恨地) 是嗎？這些人真是渾蛋。事情也不問清楚就把這樣的好人判

罪。……幾年？

瑪絲洛娃 四年。(眼淚落在香烟上。他很氣地把牠捻碎丟掉。又重新取出一枝。)

(鄰室有人拍壁。)

人聲 喂，瑪絲洛娃判了罪了？

費道沙 (趕起應之) 對了。

人聲 幾年？

費道沙 四年。

人聲 四年算什麼，叫她別愁吧。我還得坐十年哩，咱們耐煩的過吧。

米 (檢起來弄弄好。) 那麼，是真的了。咳，這年頭真是有什麼道理。道理都給豬吃掉了。他

們都是愛把我們怎麼辦就怎麼辦。剛纔大家都猜你一定放出來的。科拉布柳瓦